

冷水滩

往事

下
册



冷水滩往事

下 册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中共党史联络组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史志办 编

序 言

中共永州市冷水滩区委副书记 秦功智

虽说往事如烟，可有些往事非但不如烟，还会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甚至可与天地比寿，日月齐光，成为历史的永恒，这就是那些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连的过往事件。《冷水滩往事》上册刊登了三十多篇发生在本地历史上的过往事件，下册又刊载了四十多篇发生在本地历史上的这类过往事件，它们记录了那段历史的某些侧面与层面，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属珍贵的文史资料。这些史料，大多数属于抢救性的范畴，如果再不抓紧抢救，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事的变迁，将会永远消失掉，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也就无法向后人交代。

《冷水滩往事》上册出版后，备受社会各界的赞赏，获得好评。如今下册又与读者见面了，所收录的文章既有上册的风貌，更多的却是新鲜的面孔，是站在全新的视点对革命往事多角度多层次的扫描，传递历史长河上那段风生水起的涛声，用以激励后来人继续奋进的雄心壮志。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而冷水滩人民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里表现了英勇顽强的革命气概。他们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巨大贡献。这些过往的人和事是不能忘记的，

不但不能忘记，而且永远值得我们珍藏。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些往事属于“三亲”回忆录，即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真实而鲜活，生动而具体。其特点是以口碑资料作为主要表现形式。我们知道，通过个人回忆来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作法古已有之，但一般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广泛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讲述与编纂历史，则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创举。现在，史学界越来越重视口碑资料的价值，认为是记载历史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可以提供人们大量难于了解的真实内幕，细节和历史背景，有的属独家秘传，尤显珍贵，既可补文献之不足，又可匡书刊之谬误。尽管有些资料难免偏颇与不确，但只要通过多方比对与核实，仍可兼听则明，而得以完善，从而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可读性统一的高度，成为可资借鉴的历史真实。

冷水滩党史联络组经多方努力，广泛发动当事人与知情者撰写回忆录，史海勾沉，功德无量，值得赞许。

鉴古知今，继往开来，让后来者不忘过去，继承并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担当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铸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2011年5月1日

目 录

序言	(1)
湘江水激楚云飞	(1)
李达为父拜寿记	(8)
李达避难紫金山	(13)
李达施药救乡亲	(22)
神圣的使命 永远的旗帜	(25)
日军侵华时在我地的暴行和零陵、冷水滩人民的抗日斗争	(32)
解放前冷水滩的街市码头	(45)
“伍和顺松香铺”兴衰史	(51)
解放前冷水滩地方工业概况	(57)
花桥乡灯塘村土地改革的回忆	(59)
内部肃反时防止的一个错案	(67)
回忆“公共食堂”年代的一些往事	(70)
冷水滩第一次建市简单回顾	(75)
回忆冷水滩建设二、三事	(78)
解放后至冷水滩复市前的地方工业	(82)
“文革”中我所感受到的个人崇拜狂热风	(87)
我到农村当老师	(91)
回忆“文革”中的原零陵六中	(102)
零陵县“五七”干校情况回顾	(114)
会战“三线”零陵人	(119)
不断铸造冷水滩教学改革辉煌	(122)

冷水滩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	(133)
目睹“天下第一难事”	(141)
1989 年政治风波中冷水滩二、三事	(146)
和外国朋友的一次晚宴	(150)
冷水滩水利十年	(153)
我参加的与浙江省德清县的几次友好往来	(163)
我参加友好城市冷水江市建市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回顾 ...	(167)
翻天覆地新河东	(170)
潇湘第一路	(174)
我在潇湘大桥建设中	(179)
冷普公路建设回顾	(183)
1949 ~ 1991 年冷水滩的商贸市场	(187)
商业改革、改制及商业城之兴起	(191)
冷水滩部分商业行业纪略	(195)
冷水滩复市至撤市设区前的地方工业	(199)
我所经历的“两项教育”活动	(209)
中央、省、地工业在冷水滩的发展概况	(214)
冷水滩城区发展六十年回眸	(226)
湖南省跃进机械厂迁建冷水滩纪实	(233)
后记	(247)

湘江水激楚云飞

易先根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举起屠刀，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顿时一片白色恐怖。紧接着全国各地出现了反动派捕杀革命党人的反革命逆流，一时群魔乱舞，虎狼横行。5月21日深夜，湖南的许克祥秉承黑主子的旨意，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整个长沙城顿时腥风血雨，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血案，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杀害。当时，李达正在长沙与谢觉哉、郭亮等人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唐生智遥领校长名义，谢觉哉任秘书长，李达任教育长，成为反动派追捕的重要目标。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湖南地下党通知李达立即转移。李达购置一艘木船，雇请一名船工，带领妻子儿女，溯湘江而上，一路上躲躲停停，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跋涉，才于6月13日抵达家乡零陵蔡家埠（今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镇）避难。可家乡也不平静，还在5月26日，便发生了“宵日事变”，这一天零陵驻军团长王德光奉命率兵袭击了零陵县总工会和县农会，收缴了县工人纠察队和县农民自卫军的枪支，在零陵城乡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唐皓、舒翼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惨遭杀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团体被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但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所吓倒。胡仕虞、李义、陈物华等共产党员转移到家乡蔡家埠、青山、鱼鳞庵一带秘密活动，发动群众，坚持斗争。这时，共产党员、黄埔军校毕业生，时任北伐军团政治指导员的唐克也从湘桂边区辗转回到了蔡家埠。李达与唐克，都是零陵蔡家埠人，一文一武，早年便是革命契友，不仅志同道合，而且乡梓情谊笃深。唐克这次回

乡，就是为了开展地下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为此，他与当地革命志士李义等人取得了联系，当时他们千方百计地搞来枪支弹药，还凑钱派人去江西九江买枪。可是反动派早已动手了，容不得半点迟疑，他们决定以青云山为据点，组织武装暴动，向当地薄弱的地方武装集团夺取枪支，打击反动势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李达获悉这一情况后，非常兴奋，立刻派人去将唐克等人请来家里密谋，定下奇袭蔡家埠河西团防局的战斗方案，智取枪支，武装自己。

当时正值湘江上游水涨，怎么渡河？正在唐克为难之际，李达猛拍他的肩膀：“老弟，不必为难，就用我从长沙驾回的那条木船吧！”

当即，李达将唐克带到河边，登上木船，隔着滔滔河水察看对岸地形，根据地形确定了进军路线。

“好，有兄长的大力支持，老弟定会马到成功，放心吧，请老兄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唐克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这事全赖老弟了，你知道，为兄的乃一介书生，只拿得动笔杆子却端不起枪杆子，我只能做参谋做后盾了。”

“自古以来，文参谋，武出将。文武一家，文略武功，相辅相成。”唐克朝李达拱拱手。

“好，我在后院静候你们凯旋。”李达嘱咐了几句，叫他相机行事，挥手送走了唐克等人。

唐克在李达的支持与授意下，开展了武装起义，那是1926年农历六月十三，素有“小南京”之称的楚江镇，又逢一年一度的“大闹子”（即赶大集）。这天日高三竿，整个街市就沸腾起来，一向本钱足，牌号老的百货、绸缎、西药、洋油商行，家家生意兴隆，脱手快当；昔日本小利微，惨淡经营的日杂土产、陶瓷铁器、糖果点心的小店铺，也户户人头攒动，客流如潮；酒肆茶楼、当铺更是处处座无虚席，商贾纷至沓来。九街十八巷的大路小道上，摆摊设担，架锅支灶的小贩货郎，一个劲地又喊又叫地兜售山货土产，油饼面食。从四乡赶来买卖农具家什、竹木藤器，以及草药兽皮、毛桃果

李的山野村民，则多半聚拢在街口前的空坪上，彼此打拱作揖称兄道弟却又丝毫不让地讨价还价。一大群跳着蹦着赶闹子瞧热闹的姑娘小伙，游鱼一般在人群中逛来荡去，把本来已拥挤不堪的街口圩场闹堵得个水泄不通。

“闹子”刚进入高潮，杨记酒楼门前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随着一阵又一阵的“杀死人了，快跑呀！”的尖叫声，赶“闹子”的人们纷纷四下逃窜，乱成一片，大大小小的店堂铺子也忙不迭地关门闭户，收场谢客。

警察所长胡伦接到手下人报告后，慌忙带上几名警察赶到杨记酒楼，果然见楼下倒着一具死尸，翻尸一看却是他熟悉的楚江镇清乡队副张二狗，胡伦正要发作，猛地镇西北角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震得他一屁股摔坐在地。手下人把他扶起，他才如梦方醒，留下一人收尸外，便率另外几个人赶往爆炸地点。

国民党零陵县党部派驻楚江镇及相邻乡镇的特派员莫长雄、管事胡云等一千人已先行赶到了现场。这里原来是一座上好的单门独户的砖瓦楼房，眼下已是断壁残垣、瓦砾遍地。胡伦令手下人清理废墟，仅挖出二具残缺不全面目全非的男尸，并从一具尸身上拎出一只黄铜印盒。胡伦打开盒盖，见印槽里有一纸条，忙取出摊开一看，立时吓得大惊失色。莫长雄见状，一把抢过纸条，只见纸条上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着：县委指示近日攻楚，令你速筹火药十担。署名李义，却没落日期。

见过字条，莫长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十分清楚，李义系零陵的共产党头目，当局通缉的要犯。只因李义智勇过人，多次落网后又脱逃而去。

看到莫长雄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管事胡云接过那纸条颠三倒四横看竖读，看了七、八遍后，也暗自吃惊。但黑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转出个主意来，他把莫长雄拉到一旁，凑耳悄悄说：“共党李义乖悍狡诈，警署胡伦酒囊饭袋，哪里是对手，我想引荐一人出来，必能弹压……”

“谁？”

“阳甸村唐绍尧，单名一个克字。”

“此人我倒略有所闻，但靠得住吗？”

“完全可信。早年我教过他的书，对他了如指掌。他曾任职于国军十九师教导队督训长官，文武全才。前些日子回乡养病，现已康复，据说他与零陵的十三团团团长陈昌是黄埔的同学，二人至今过从甚密。”

“那好，明天即去请他。”

翌日，身着毕挺军服、威风凛凛的唐克，在县党部特派员莫长雄、管事胡云的陪同下，蹬蹬蹬地迈进会议楼厅，等待已久的楚江镇及相邻四乡乡镇长、清乡队队长及蔡家埠团防局团总何德标、警察所长胡伦等人赶忙起立，鼓掌欢迎。

一阵寒暄过后，莫长雄即主持开会。管事胡云当仁不让率先致词，他张开嘶哑的嗓子说道：“诸位：零陵自古出名将，三国黄盖献计破曹妇孺皆知，唐朝史青文挂武帅有口皆碑。而今唐公绍尧长官，少年得志于黄埔军校，倍受蒋委员长垂青，尔后东征北伐，屡建殊功，实为楚江镇及四邻乡镇地方增辉，为商地方治安大计，今日冒昧于请，承蒙慨允，大驾光临，特乞唐长官不吝赐教，开吾等茅塞。”

胡云这番肉麻的讲话，唐克听得恶心，碍于师生情面，他只好点头微笑以示首肯。

众人把目光投向唐克，单等他开腔训话，唐克百般推辞谦让，说不该惊动地方，劳驾胡管事屈尊相邀，唐某人不才，还望各位包涵见谅云云。众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何德标心想唐克也不过如此。谁料想，唐突然话锋一转，用军人特有的口吻说道：“地方治安，仰赖当局维持，我等何须多言。然唐克系党国军人，绥靖戡乱责无旁贷。”

继而唐克提高嗓门继续说道：“恕我直言，昨日楚江镇暴乱纯系警署防范疏忽，民团渎职涣散所致，惟有将警署、民团严加整饬，多方训导，方可胜任。”

唐克一席话言简意赅，语惊四座。莫长雄心悦诚服，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而大言不惭地说：“唐长官所言，与莫某人不谋而合。为维持地方治安，本特派员决定是日起，从四乡乡镇的清乡队、团

防局各抽调体格健壮、忠勇可嘉之兵丁共一百人，编为联乡戡乱大队，驻防楚江镇，此后各乡镇有事，即可追剿，四乡乡镇不论人丁多寡各出二十名，蔡家埠团防局亦要调出二十名方可。为此，特委任胡云为大队长，延聘唐公绍尧为军事顾问，何德标、胡伦兼大队副。明日开场操练，不得有误。”

四乡乡镇长见莫长雄为拥兵自保而釜底抽薪，虽心生不满，又怕得罪莫长雄，亦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可是蔡家埠团防局团总何德标却不以为然，他摇头晃脑用揶揄的口吻说道：“团防局军务繁忙，一日不可偏废。调出二十名团丁，江防空虚，倘若共党分子乘虚而入，岂不误了党国大事。”

莫长雄、胡云听后愕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边何德标也斜双眼，自鸣得意。

不料，唐克唰地站起用刀一样的眼光盯着何德标，反唇相讥地说：“江防固然重要，难道楚江镇特派员驻地反倒可置弃一旁？楚江镇昨日暴乱，意在特派员驻地，不在团！何团总难道不知道？团防局四十几号人，才十几杆枪，那没枪的无所事事，实属冗员早该裁撤。你何团总留着他们不是为了吃缺吧？不然让他们学会放枪捕人，联戡互保，何害于江防。”

“说得好，说得妙！”莫长雄，胡云见唐克为他们解脱了尴尬，齐声赞许。

唐克掀了何德标的老底，何自知理亏，无力抗辩。只得拱手认输，答应如数派出团丁。眼见一场争执，顿时冰消雪融，圆满收场，莫长雄、胡云高兴得畅怀大笑起来。

酒宴开始，何德标料所未及，唐克特意把他拉在身旁坐下，还频频举杯劝酒，酒过三巡，唐克对何德标附耳悄声说，他已与莫长雄、胡云讲明，团防局出人不出枪，出力不出饷。何德标听明，击掌叫好，犹恨一时莽撞，遂向唐克赔了一万个不是，还自甘罚酒三杯。

当晚，唐克派人给何德标送去二支镀金镶银的烟枪等“礼物”。何德标收礼后大喜过望，回赠颇丰自不待说，还三番五次派船接唐克到团防局听戏饮酒，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方才罢休。

十五日，联勘大队兵丁全部到齐，唐克主训，胡云督导，胡伦、何德标帮办，一时操场尘土飞扬，杀声四起。莫长雄对此十分满意，便踌躇满志地修书一封禀报县党部，上峰即刻回批：“此法甚好，可资仿效。”莫长雄就更放下心了。

又一日正午，莫长雄正待躺下歇息，胡云一头闯进他的卧室。

“慌什么嘛？”莫长雄没好气地问道。

“特派员，内线密报，共党头目李义、雷田今晚天黑后将在青云山、蔡家埠师公庙分头集会，我们何不趁机来个一网打尽。”

“情报可靠吗？”

“完全可靠，谍报站传过来的，密码暗号一丝不差。”

“情报上说李义聚会师公庙，我想何德标不是他的对手，须要唐克出马方能得手。”

“那好，你我就同去青云山，胡伦留守楚江镇。”

“不过，还得请唐克、何德标、胡伦三人一同来面商，以防疏漏。”

当晚九时许，莫长雄、胡云手持短枪，率联勘大队一百兵丁，偷偷摸摸地向青云山扑去。他们一到青云山岔口，便有暗哨前来报告说已有人在天黑时上了山。

莫长雄当即把队伍分成两队，令胡云带一队人从右翼包抄，自己带一路从左翼插上。队伍分开后，莫长雄令兵丁悄悄潜到山脚各路口附近的草丛荆棘中埋伏起来，凡见到下山的人一律抓住。可一个时辰过去了，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已到下半夜，仍未动静。莫长雄不由得心生疑虑，转而改了主意，下令两翼伏兵一齐上山搜寻。那知还没上得半山，走在前面的兵丁就一个个杀猪般地叫喊起来。他们有的被暗弩射中头胸，有的被兽夹夹了手脚，有的踩了竹签铁刺，还有两人掉进了陷阱天坑。莫长雄急了，忙叫点燃火把，全速向山顶进发。

莫长雄、胡云分别赶到山顶会合后一问，连个共党影子也没见到。他知道事情不妙，正待发作。这时“叭”的一声清脆的枪声从楚江镇传来，接下去的又是一排枪炮声。

“楚江镇出事了，快往回撤。”

莫长雄、胡云撤下伤兵，带着其余兵丁从原路急匆匆退回。行至黑山冲，迎面跑来一血流满面的人，莫长雄正要询问，胡云一眼看出是胡伦，胡伦见了莫长雄哭诉着说：“特派员，镇上特派员驻地失守，警察和卫兵全部被打死了，蔡家埠团防局也完了。”

“那，那唐克呢？”

“还提唐克，他是共党分子，天一黑他勾结李义打团防局，杀死何团总，抢去了全部枪支弹药，又倒头来攻打特派员驻地。今晚这一切，全是他策划的，那铜印盒、尸首、情报都是唐克设的圈套。”

莫长雄见局面如此不可收拾，捶胸顿足，咬牙切齿地发誓定要把唐克、李义、雷田等共党分子抓住碎尸万段。

可是，莫长雄、胡云、胡伦还没走出黑山口，就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唐克、李义、雷田率领的楚江暴动队的革命战士，一个个打着火把、扛着枪支、挥舞着大刀长矛，似旋风一般向他们扑了过来……

这次蔡家埠之役，一举端掉了团防局，缴获步枪16支并弹药两箱，给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唐克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毕竟势单力薄，当地国民党当局很快便反扑过来，开展清乡，搜捕革命志士。唐克在转移前夕，找到李达，叫他赶快离乡，以防不测，李达也叮嘱唐克小心在意，准备力量，卷土重来，到时候别忘了通知他来重新谋划大事。

李达思前想后，看来在家乡是不能立足了，便于9月下旬带着家眷秘密乘船，顺湘江而下长沙。

李达到长沙后，得到李汉俊的密信：“鹤鸣兄速离乡，免遭意外。”还说“可先来武昌中山大学任教。”读李汉俊密信，他心情格外激动，当晚即离长沙赴武昌，又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作者易先根系原永州市粮食干校退休高级讲师，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冷水滩区党史联络组成员。此文根据民间传说整理，参考了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永州之野的传说》刊载的蒋庚元《楚江枪声》一文，特此声明。）

李达为父拜寿记

易先根

1937年，正是“五月榴花照眼明”的艳阳天，田野里惠风和畅，稻苗茁壮，在悠悠南风的吹拂下，掀起绿色的涌动，像软缎一般铺展无垠，朝遥远的天边滔滔而去。

李达风尘仆仆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便踏上了故土，心头突然一热，多年的离情别绪顿时涌了上来，显得格外激动。

他站在可以望见故园的黑山岭头一棵凉伞树下，那里有一条石板古道，穿过一个山口就能径直通向自家的门口。

此刻的李达似乎有“近乡情怯”的颤栗。家中的父兄怎么样了，亲人怎么样了，乡人又怎么样了。这一切的一切都叫漂泊在外的游子挂记在心，无奈音尘阻隔，乡情难达，多年的思念一齐堆垒起来，压得他挪不动脚步。他只好倚在凉伞树的身上，放眼长望，喘息心中的激动。他鼓起眼睛，四下长望，只见横卧在山岭下的那个名唤蔡家埠的大田洞，显得十分安祥，一派风烟渺渺的田园景色，叫他缓下心来，再看看那个名叫油榨头的灌塘口，几缕炊烟飘散开来，像母亲当年摇动的那架纺车，抽出长长的丝线，将儿时的记忆牵扯了出来，与天上的白云连为一体，与山边的晴岚结成一片，织出了一幅美妙的图画。这幅图画是李达儿时常见的美丽，正是这种美丽激发他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走上一条艰难而又曲折的革命道路。

如今母亲早已西去，父亲虽然续弦，却已是耄耋之年。两个兄长也是一逝一存，侄儿孙辈尚幼，每念及此，莫不潸然。

今天，李达是专为父亲80大寿回家拜寿的。他不能沉浸在怀旧的伤感之中，更不能跌落在人生的失意低谷，应振作精神，给老父以安慰。李达昂首来到村口，便感到一股热烈的气氛在四周荡漾开

来，绝非平常日子可比。他匆匆赶到家门口，只见红色的寿幛挽结门楣之上，飞扬隆重的喜气，门框两边贴有一副寿联，上联是：坐看溪云渭水一竿试闲钓；下联是：笑扶鸠杖武陵千桃看行舟。一看这口气，这笔迹，李达知道这是他的堂舅又是恩师胡燮卿老先生的得意之作。对联一方面应了老父80大寿之景，另一方面饱含人生意趣，无疑是一副佳联。这位亲戚兼师长的胡老先生一直是李达心中崇拜的偶像，此老满腹经纶，正直为人，甚得乡人的敬重。

李达刚出现在家门之首，厅堂上满座的亲朋佳宾一齐涌了上来，迎接远道来归的潇湘赤子、族中骄子与家中孝子，大家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不已，无不热泪盈眶，执手相看泪眼，问长道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这时，李达的父亲李公辅仁老先生更是喜出望外，见儿子远道而归，也是喜极而泣，老泪纵横，不知说什么好，只用自己的手牵着儿子的手，径直登堂入室，叫他拜见长辈，一一叙礼而行，表示敬老尊贤的深情厚意。

满堂宾客按序就坐，可谓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喜气洋洋，瑞霭纷纷，将宽敞的厅堂充盈得格外温馨而热烈。

接着拜寿仪式隆重举行，寿星李辅仁老先生端坐在古香古色的太师椅上，继室唐氏陪坐在侧，接受儿孙及亲友的拜贺。

拜寿仪式全是按湘南习俗进行的，体现湘楚文化的心灵祈愿与地方风情。

孙儿辈跪拜在地，向祖辈作揖磕响头，并喏喏连声，祝愿老人家健康长寿；

侄儿辈则献上寿幛，上书“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村舍邻居们大都送上长寿面与寿米，同祝寿星，连年有余，福寿双添；

亲朋们却别有情怀，按亲疏辈份，各自设计安排了具有特殊含义的贺礼：

有送文房四宝的，祝家学日隆，燃藜传薪，书香盈庭。

有送诗文的，祝家运鸿远，蓄势雄阔。

冷水滩往事

有送寿匾的，上书“康雍灏颐”。

更有送寿衣寿被寿鞋寿帽的，这是一种反其意而用的礼俗。本来寿衣寿被寿鞋寿帽是供老人寿终正寝的装殓之物，用在寿辰上显然是一种冲喜，即以逆反心理而生发的反作用力，以死求生，以短寿求长寿，以见死求不死。这种有惊无险的作法在湘南巫俗中表现得别有情趣。一般送这种寿礼多是至亲骨肉，诸如女儿、姐妹等，其他亲戚均不得这般办理。这次送寿衣寿被寿鞋寿帽的便是寿星的两个妹妹，即李达的两个姑姑。李达是一位清醒的唯物论者，见着这般寿礼，不免悲从中来，眼看父亲已 80 高龄，且身体又不太好，自然来日不多。想到这里，作为儿子的他，心情也就十分地沉重起来，有许多的话想说也说不上来了，只好陪伴在父亲身旁，不多言语。

亲戚友好拜贺完毕，便轮到孝子了。

孝子上寿自然是拜寿仪式的高潮。寿星本有五个儿子，老二已于去年去世，老大老四老五在家务农侍父。老三即李达，如今虽为大学教授，但经常失业，不免穷愁，生活亦多困顿。

李达随大哥老四老五拜倒在老父面前，久久不敢起立，后在父亲再三促令之下才站起身来，李达作为代表，仰面向众宾客答谢：

永锡不才，有负乡贤企望，如今突然归来，未能光宗耀祖，亦未能造福乡梓，深感惭愧，还望众位乡邻戚友谅解。适才高朋雅意，芳邻重礼，令我感动肺腑，在此，我代表家父深表谢忱。

我这回是从庐山下来的。日前在庐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总统对我多有嘉勉，但全是空话，说什么国事虽艰，前途却是乐观的，时局虽绌，但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听了他几篓子空话，我当然十分失望。但念及老父耄年之庆，精神为之一振，便日夜兼程，赶回故里，为父祝寿，以尽人子之意，愿父亲天年颐养，称心快意，乐至耄年，直奔期颐，福寿双馨。儿男不肖，一介书生，既无金银重币，更无绸缎彩帛，也只能是秀才人情一张纸，乃作寿文一篇，列为寿屏 8 张，难表心中万丈深情。父恩如山，母爱似海，终其一生，岂能报答一二。

李达致完祝辞，将 8 张寿屏捧上，挂在厅堂上壁，熠熠生辉。

李达的这篇寿文是以为父代笔的第一人称写的，读来甚为亲切。礼生高声朗诵全文，把大家激动得热血沸腾：

曩予年登古稀，戚友公制屏章为寿，转瞬十年，老夫耄矣。丁兹时会，岂宜复戚友，届期当榜门谢客，为儿孙勉举一樽也。

予生于前清咸丰七年丁巳，少贫，家无立锥地，幸赖先伯光明公之力，得从名儒王绶先生习举业，然小试辄不售，弱冠未能掇一芹。甲戌岁大旱，人民艰食，伯家中落。仰事俯蓄，傍徨无计，予乃弃其所学，改课农桑，偕先配胡氏，田家作苦，克俭克勤，家始少有，儿曹亦踵出，其得以育成者，有荣、盛、锡、吉、瑜五人，爰本既庶斯教之义，遣令就学，比其长也。因其性习，使各择一业以自给。惟悲夫胡氏于庚戌岁以五十四岁龄而先逝，未见及诸子之成立耳。迨继配唐氏来归，家计已裕矣。予素性淡泊、无声色货利、饮酒博奕之好，居恒手一卷，自随经史子集，以迄时务家言，无不浏览，所以适吾性，益吾智也。律己甚严，每念不欺暗室，族党交游，悉准于情，而酌于义，凡济困扶危利众诸事，罔不竭心力以促其成。乡绅以公务相免，则持平以处之。里人以纠纷相告，则苦口以解之，是皆分所当为，非以市惠，生平未尝一入公门，亦愿人之如我也。今儿辈皆克自树立，有恒产，斯有恒心，故尚能循规蹈矩，私衷身慰。三子鹤鸣，学而能成其名，教授于大学，垂二十年，著述盈篋，桃李满天下，而自持不阿，绝意仕进，学者立身行世，固当如是，报国之道岂止一端哉！世变日亟，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就农而言，昔也斗米百钱，布衣一袭，亦仅二百，夫有余粟，女有余布。今农耕而妇不能织，日用之需，均仰给予洋货，物力维艰，徭役赋税，数倍于他日，业此者，往往不能得一饱；就工言，昔所入，能瞻一家，今儿不能糊一口；就士言，求学之难，易大相迳庭，农家子入大学者，不数观。生今之世，为今之人，诚大不易，要在持以勤俭，济以忍让，去浮嚣之习，汰骄奢之风，自食其力，不依傍于他人。庶无忝于所生，邀天之幸，孙曾辈出，眼观四代，年至八旬，日策杖履优游于山野间，与亲知父老同话田家故事，语笑于稚子群牛，晚景诚足以自娱矣。去冬不幸，二子永盛丧于痼疾，卒年五十，予哭之恸，左目失明，自悟老之将至也。倘天能愍遗，当